

Japanese forces today were preparing to urge General Tang Sheng-chi, Nanking garrison commander, to surrender with the 300,000 men reputed to be under his comm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Japanese announced that they are in no hurry to enter Nanking. Chinese have been firing a sense line in the area and admit that they are recapturing forces in the area before the attack on the city. JAPANESE we feel likely to capture the capital, though an obstacle to the advance, is not expected to last longer than December 12. The Chinese burning down the suburbs outside the city were considered likely to be stores which had been stored before they had been captured.

at the dinner party to a foreign diplomat his inauguration declared that he was the porter of the Anti-Communist of which Italy Germany are recalled that when of the Chamberlain in Shanghai, he forces exposed. He urged closer cooperation of the Anti-Communist with "New China" to stand against the communist menace in the Far East. Concluding the speech he shouted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Long Live Italy!"

Red Supporter



日本資本主義の戦

著 吉 穰 田 内
譯 如 斐 宋

內田穰吉著

朱斐如譯

日本資本主義論戰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日本資本主義論戰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原著者 內田穰吉
譯者 宋斐如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 桂林中北路新一九二號

支店 上海牯嶺路 昆明華山西路

梧州大中路 南甯中山路

柳州慶雲路 宜昌二馬路

重慶武庫街 成都祠堂街

萬縣西山路 金華縣府前

貴陽長春巷

分店 西安南院門 漢中府街

蘭州道院巷

中華民國廿八年二月一日（滬）初版
發額 一五〇〇冊

實價 一元二角

譯者序

譯者序

我近年來研究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的結果，深覺有把日本資本主義的特質系統地介紹給國人的必要。最低限度也要先介紹日本人分析自己的論著，或把不同的意見儘先介紹過來，然後加以自己的評定。恰好，內田穰吉氏的「日本資本主義的論爭」一書最近出而問世，內容和方法恰與我的志願相符，所以急速把它翻譯出來，公於我國讀者之前。我介紹這本著作，至少有三種主要的目的：第一，可以明瞭日本理論家怎樣關心自己國家社會的性質，並且怎樣爭論過來；第二，讀者可以從這論戰當中科學地把握住日本資本主義的特質，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的現實性；第三，同時可以學到怎樣分析我國社會階級性的方法論，重新估定從前「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各派主張的科學性。日本問題已成世界學者及政治家研究的焦點了。我們中國人更不應該忽略日本資本主義本質的理解。

日本資本主義本質的論戰問題，內容極其複雜，歷史也相當悠久。這是必然的，自有理論的黨派性及方法論的差異以來，任何問題或事物本身，皆可反映成種種不同的形態，換言之因觀點和立場

之不同而有種種的說法和結論。但這并不是因為事物本身或問題本身有什麼變化，實在是因為觀察的方法是否正確或是否充分使然罷了。

日本近年來的社會科學已經發展到運用馬克思、恩格斯及列寧的方法分析日本資本主義本質的階段，並且漸漸達到「近真」的地步。布爾喬亞學者的觀點，已經不成爲評論界的問題，是無庸言的了。例如今日如果還有人抬出福田德之、高橋龜吉、本莊榮治郎、石橋湛三以至土方成美、高田保馬，那須皓馬、恆吾等等的觀點和論證，那末人家不把那種論文排到古物陳列館去，就必定緘默置之不理——因為這些人當中還有幾位擁有極大的政治意義的權威者在焉。日本社會科學的進步，並且達到以錯誤或不充分的馬克思方法分析日本資本主義的論說漸被批判完了，清算完了的程度了。因此，目前日本資本主義論戰的問題，只有左派的論戰纔成爲問題了。

這個左派的日本資本主義本質的論戰，不但已有悠久的過程並且在左派理論陣營中構成了各國所罕有的嚴重性。在很久的以前曾有過所謂「福本主義」(Fukunism)——以福本和夫爲中心的理論體系——風靡全日本論壇的時代，在注意日本問題研究日本資本主義本質的人，當然尙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那次關係日本資本主義本質的筆墨官司竟然打到莫斯科去，由莫斯科的理論最高法院來裁決的事實，恐怕是一般所不大知道的。據說，那次莫斯科的裁判者是當時理論最

高權威者的布哈林。論戰的兩造皆得在布哈林之前被允許盡量的辯論，而經過熱烈辯論的結果，理論的最高法院判決福本一派的理論體系的錯誤，於是論戰算告了一段落，福本和夫也斂匿了形跡。

——據日文薪俸生活者半月刊 Salaried man 所載。

迄至最近，日本資本主義本質的論戰，已經展開了一對更加嚴重更加顯明的對壘。這就是「勞農派」與「講座派」的對立。

「講座派」是以刊行「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而得名的。但是他們還被稱爲「正統派」，「封建派」，或「經濟評論派」。正統派是對反幹派而言的，封建派是因爲他們主張日本資本主義的半封建特質而得來的，「經濟評論派」則因爲他們刊行「經濟評論」雜誌的緣故。這些是旁人或勞農派論敵隨意安上的名稱，原無重要關係，只是這派理論的由來相當悠長之點是值得注意的。三・一五及四・一六兩次事件以後，還有許多優秀的理論家，或被禁止活動，或被殘害。野呂榮太郎已死，今日繼承正統派的理論家，就是山田盛太郎，平野義太郎，小林良正，服部之總，相川春喜，山田勝次郎，櫻井武雄等人。他們在產業勞動調查所及普羅科學研究所被封禁後，一方面刊行「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他方面又發行「唯物論研究」，「歷史科學」及「經濟評論」等雜誌。上述「講座」七大亟的理論體系是一致的互相聯貫的，互相印證的。這一點正和普通的什麼全集，什麼

全書，性質上有根本的不同。「講座」直至七年後的今日還不減少它的評價——「講座」在今日尚能維持其原來的賣價即爲證據之一——根本原因即在於此。講座派的主帥山田及平野又於昭和九年把其著作有系統地集成專書「日本資本主義的分析」及「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構」（此外尚有小林良正的「日本產業構成」及服部之總的「維新史方法論」等書）更加博得日本及世界的評價，自目前看來，這兩本書算已達到最高峯，於是更加引起勞農派的攻擊，問題更加嚴重化了。

他方面，勞農派是以山川均爲主帥而有櫛田民藏、猪俣津南雄、向坂逸郎、大森義太郎、石濱知行、藤井米藏、伊藤好道、土屋喬雄、鈴木茂三郎、有澤廣己、小野道雄、岡田宗司等人，還有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大內兵衛給他們撐腰。山川均已老，櫛田已死，猪俣亦緘默多時，現在進攻講座派最力的是向坂、伊藤、土屋、小野、大內及二三等的小將。勞農派從前是以「勞農」及「前進」兩種雜誌爲機關報，後來又創辦「先驅」（昭和十年一月創刊）并以歷史較長的 *Salaried man* 爲根據。現在這幾種刊物也皆停刊了。

最近日本資本主義論戰之白熱化，是勞農派有計畫的挑戰造成的。據說，「先驅」就是專爲攻打講座派而創刊的。但「先驅」只出至第四號（昭和十年四月）即又停刊了。「先驅」停刊後，勞

農派猶在「改造」，「中央公論」，*Salaried man*「社會評論」以及各種大學新聞及專門雜誌上繼續向講座派進攻。佔講座派第一把交椅的山田盛太郎，一向是不做聲息的，但是平野以次各將領却皆不客氣地應戰，並加以迎頭痛擊。大家還在期待着暫守緘默的山田，將必以更驚人的大著出以問世，對於日本資本主義本質的解剖和論證，將必有第二部「日本資本主義分析」更高一層的大作出現。不幸得很，山田、平野、小林以次的講座派，適於去年全被日本政府檢舉，一網打盡，完全失却了自由。他們不能夠發表更高一層的理论，不能夠答復勞農派的批判，例如猪俣的「寄封建遺制的論爭」確是一大憾事！

然而勞農派與講座派的論戰演至最近，大體上已漸有定論了。最近勞農派的急躁進攻，沒有更充分的資料，更圓滿的論證，只是把從來的老古董搬出來影印。其結果，倒反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和弱點。重整旗鼓激烈反攻而沒有新的方法和內容，結果只是爲自己下最後的定論罷了。

前年以來，日本資本主義論戰上又起了一個新陣營，就是關根悅郎、戶田慎太郎及木村莊之助等人。這些人雖然不是結成一派的，但在其抱第三者態度以批判勞農派及講座派，希望展開一個更進步的，高一層的認識和理論體系之點，却是一致的。從這些第三者的批判當中，也可以得到勞農派的理論業已過去的結論。且看關根悅郎借用勞農派機關報 *Salaried man* 的篇幅發表的論文，怎樣

下了結論：

「馬克思主義的抽象理解及其庸俗化，是勞農派的特性。這種特性即在向坂批判山田及平野的論文上也比比皆是。但是勞農派的批判，在方法論及具體方面皆不能當起山田及平野的批判者，正如上面所剖述的。因為一般性而抹殺特殊性，宥於特殊性而忘却一般性，正是這種公式主義的通弊。而向坂在山田的方法論的批判上所暴露的，正是這種通弊。我承認山田及平野的日本資本主義分析論有加批判的必要，固然不減於勞農派諸君。但這是由於沒有批判即沒有發展的觀點。山田及平野的理論是把日本馬克思主義從來的觀點推進一步的。能夠承認這一點的人纔能夠是充分的批判者。」（關根「資本主義分析戰爭的展望」載於 *Salaried*

Man 昭和十一年二月號三四頁。）

關根雖然尚無積極的意義提出，但其全面地根本地否定了勞農派的理論，則已甚顯明。

戶田也著「日本農業論」。正如批判過這本書的木村莊之助所說的，「最近決定地批判勞農派，同時又批判封建派而最成系統的見解，就是戶田的「日本農業論」」（「日本租佃制度論」上卷二七頁）。戶田在其結論上批判講座派至相當嚴重的程度，一般皆目之為修正派。但是戶田對於兩派觀點的批判，也於其著作的序言中，概括宣言如下，其對於勞農派理論下根本的全面的否定，可

以想見

「……把握日本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農業問題的，從前是由兩種理論的陣營代表的。其一是所謂『勞農派』的觀點。其觀點是把明治維新變革的評價，規定爲單純布爾喬亞的變革（封建制之完全的崩潰）視日本農民爲單純的小生產者，乃至布爾喬亞的商品生產者，又用過小農一般的法則規律日本的零細佃農。另外一種就是最近所謂講座派所代表的所謂封建派的見解。

「本書所賴以立足的觀點，是和前者（指勞農派）有根本的差異，而是屬於後者……

……」（『日本農業論』序）

所謂「和前者有根本的差異」很顯明地是全面否定勞動派理論的意義。

即如公開告白「筆者置力點於封建派的批判」（『日本租佃制度論』一七頁）的木村莊之助，也對勞農派下過如下致命的批判：

「向坂比藤井還犯更大的『公式的』、『俗學的』及『觀念的』毛病……就是向坂的同情者方面也都說向坂之批判封建派過於抽象，希望他具體些。但他依然是抽象的，可以認爲是他沒有具體的分析能力……」

「『俗學的』想法……………單以列寧的四種條件羅列爲封建性，而說這個有那個沒有，或

這個沒有那個也沒有，對於過渡形態的本質及具體內容則毫不加究明……………」

「『公式的』事實表現於單採資本制生產形成的一般論而不具體地觀察日本的特殊性之點……………」

「……………不具體究明日本農民所以窮困的原因而只抬出『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的公式，所以變得奇怪。『公式主義者』皆喜歡播弄公式，但對於公式本身也沒有真正的理解，應用公式於實際時必犯顯明的錯誤，是他們的特徵。

「『觀念的』事實就是割離必要的物質基礎以思索『經濟外的強制』……………只這

情形雖然可以說『經濟外的強制』或許不能存在，但却不能說『經濟外的強制』沒有存在。況且這種狀態（指經濟外的強制——宋註）在明治變革期可以相當長期存在。又，發達的不均衡存在於任何地方，在資本制社會的一部分自然經濟的存在也是可能的。此時不能因爲一般社會沒有『經濟外強制』存在即謂落後的同一社會的一部分也沒有『經濟外強制』存在，是顯明的吧。」（木村莊之助「日本租佃制度論」上卷二四——二七頁）

從以上所引證的可以看到日本資本主義的論戰愈發展開，進步，勞農派的理論愈發曝露出醜

弱性愈發失却存在的立場。就今日的情形看來，問題的核心已經不在於勞農派與講座派的論戰，因為勞農派的基本錯誤已經論定了。問題的核心或將在於怎樣修正講座派局部的錯誤，怎樣補充更充分的論證。此後的問題應該是（一）繼產業資本確立期的分析而更加深入地具體地分析金融資本成立以後的階段，（二）繼偏重於經濟的分析而進一步剖述經濟基礎所反映上層的「政治機構」及「意識形態」能夠這樣做去，不但可以推進日本資本主義本質的論戰高一層的進展，並且可以明顯地印證基礎分析上孰是孰非。因此，日本資本主義全體系（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的介紹，更加重要了。要理解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外國怎樣反乎先進資本主義「軍權和政權隨跟資本」的原則而其資本倒反，隨跟大炮以前進的道理，特別是「九一八事變」以來，這個顛倒的程序怎樣表演出來，此後又將怎樣表演，除了分析日本帝國的經濟基礎以外還須更進一步解剖日本帝國的政治機構。處在今日中日關係越發嚴重化的情形下，每個中國人都有深刻理解日本帝國整個構造、特質及問題的「國民義務」！

最後，本書之翻譯因出於倉卒間，再加以山田及平野們文辭之深難，誤譯之處自所難免，惟願各方多加指正！

日本資本主義論戰

目錄

第一章 日本資本主義論戰前史.....一

一 猪俣對野呂的論戰.....一

二 關係佃租的論戰.....一四

三 幕末及維新的土地問題.....二九

四 工場手工業的論戰.....四六

第二章 介紹「日本資本主義的分析」.....七三

一 「分析」的方法.....七三

二 從德川幕末到明治維新.....七八

三 農業體制.....八七

四 纖維工業.....九六

五 基礎工業·····	一一〇
六 勞工羣·····	一二五
七 扼要·····	一三九
第三章 「日本資本主義分析」的批判·····	一四一
第四章 前資本主義地租呢？半封建地租呢？·····	一六七
第五章 愛爾蘭的土地制度·····	一九七
第六章 徭役勞動論·····	二二三
第七章 勞動工資論·····	二三九
第八章 猪俣的東山再起·····	二五五

第一章 日本資本主義論戰前史

一 猪俣對野呂的論戰

關於日本資本主義本質的問題，就是日本無產階級的陣營有意識地結成以來的問題。我們若站在舊書店店頭翻閱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的舊雜誌，或混埋於一本一角錢的清出舊書堆中的當時左派論客的著作時，那末，我們可以遇到自今日看來似乎講述故事的議論，如說「日本以明治維新為契機一舉而由封建制度轉變為資本主義」，或說「明治維新是以日本資產階級革命而完成的。」

自從昭和二年「勞農派」分立結黨以來，即與山川均并處於指導地位的猪俣津南雄，自二年四月至四年之間，即就這個基本命題的日本資本主義的封建性問題，幾次明確地提出自己的見解。對於這個見解，當時聚集於產業勞動及普羅科學等雜誌的左派人們，則以野呂榮太郎為先鋒加以

猛烈的駁擊。今日尚在進行的「半封建論戰」正可以說是昭和三年前後掀起的熱鬧論戰發展的繼續。猪俣的見解集合於現代日本研究（昭和四年九月改造社發行）野呂的議論則收集於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昭和五年二月鐵塔書院刊行，後由岩波書店發行普及版。）

現在根據這兩本關係日本資本主義構成的有歷史意義的文獻，來回憶當時的論戰。

先來介紹猪俣氏的說明吧：

「日本資產階級因其特殊時代及階段的本資的緣故，缺欠對封建殘餘行決定鬥爭的意志和能力。爲提高日本政治生活到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最高階段而來，掃除從來的各種專制制度的任務，他們是不能完成的吧。這元來是急速進出於政治自覺之途的日本無產階級早已主張的議論。」（現代日本研究一一二頁）「……日本支配的資產階級和所謂封建的絕對主義勢力立於何種關係呢？我們常常聽到二者抱合的主張。然則怎樣抱合的呢？我們又聽到那是『內包着矛盾對立』但又不得不如此的『抱合』的說明。然則是那一種的矛盾對立呢？爲什麼不得不如此呢？再者，日本無產階級當前歷史階段上的鬥爭，須特別描向這個絕對主義勢力的主張，現在漸漸抬頭於日本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然則日本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究竟處於如何的政治對立關係呢？——這樣，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的問題，復又被置於疑問圈內。」

我在以前的小論上，曾經指摘過「日本封建殘餘的絕對主義」是在成爲問題的樞密院，乃至貴族院，參謀本部，『帷幄上奏』等形態上，發現其最典型的制度的表現。」並且談及體現絕對主義的各種政治勢力——及「以外更大勢力」的物質基礎。我承認封建的絕對主義之強大的殘存。但是不能忘却那是以上述制度的表現并且特別是意識形態上的殘存。而依封建的絕對主義以轉動的各種政治勢力，已經不過是經過這些「遺制」及意識形態而始得發生作用的了。換言之，不能忘卻其已喪失自身階級及物質的基礎。在這種可以視爲政治勢力的東西當中，有貴族，有軍閥，有官僚，有地主階級。（同書一五六——一五七頁。）「日本各種絕對主義的要素，在個別上是喪失了階級的基礎乃至本質的存在，在全體上是不能形成統一勢力的存在。」（同書一六五頁）

豬俣承認日本資本主義的封建遺制。但却說那不是自本質上特別徵象日本資本主義的東西，而是總括地給與那沒有物質基礎及階級基礎的零散諸要素的名稱。他說那只是以意識形態或貴族院及樞密院等「制度」而殘存的東西。

如果這樣，那末封建的絕對主義勢力，是怎樣喪失了它「階級的物質的基礎」呢？喪失存在基礎的「封建的絕對主義」如何能夠繼續其強力的存在到今日呢？豬俣答復如下：

「站在打倒封建的絕對主義的明治維新革命的前頭的，不是資產階級，而是武士階級的下層。」